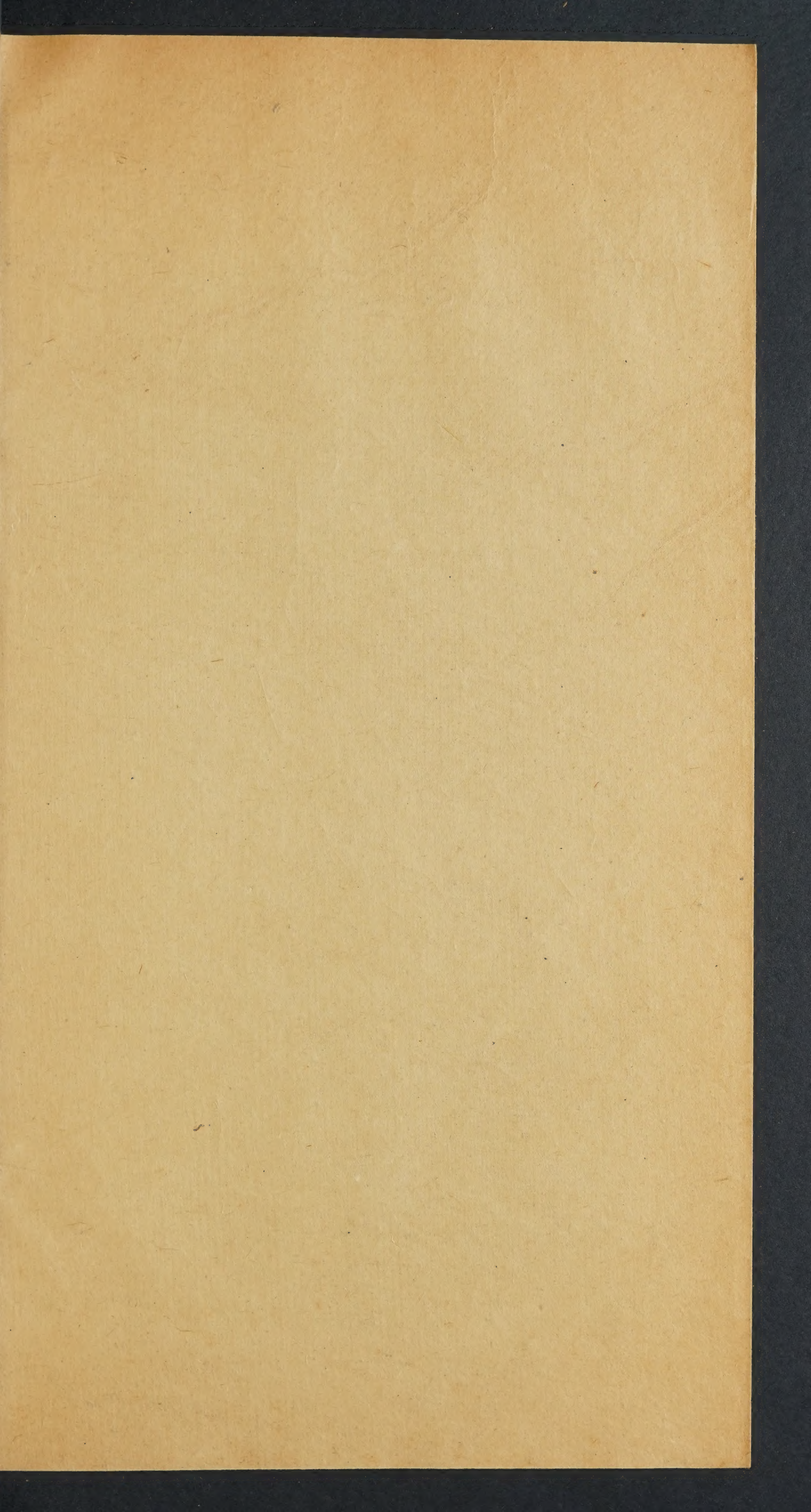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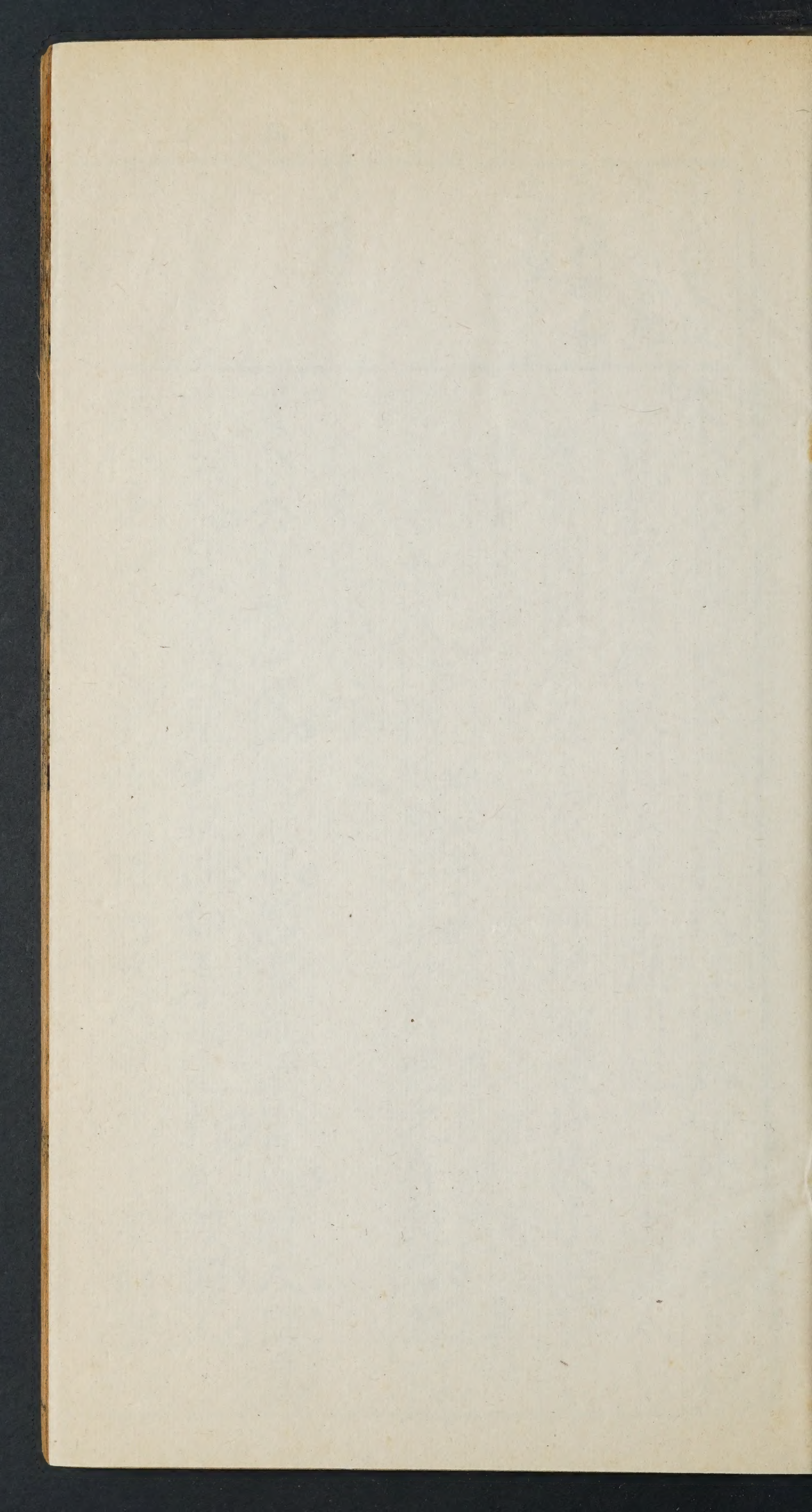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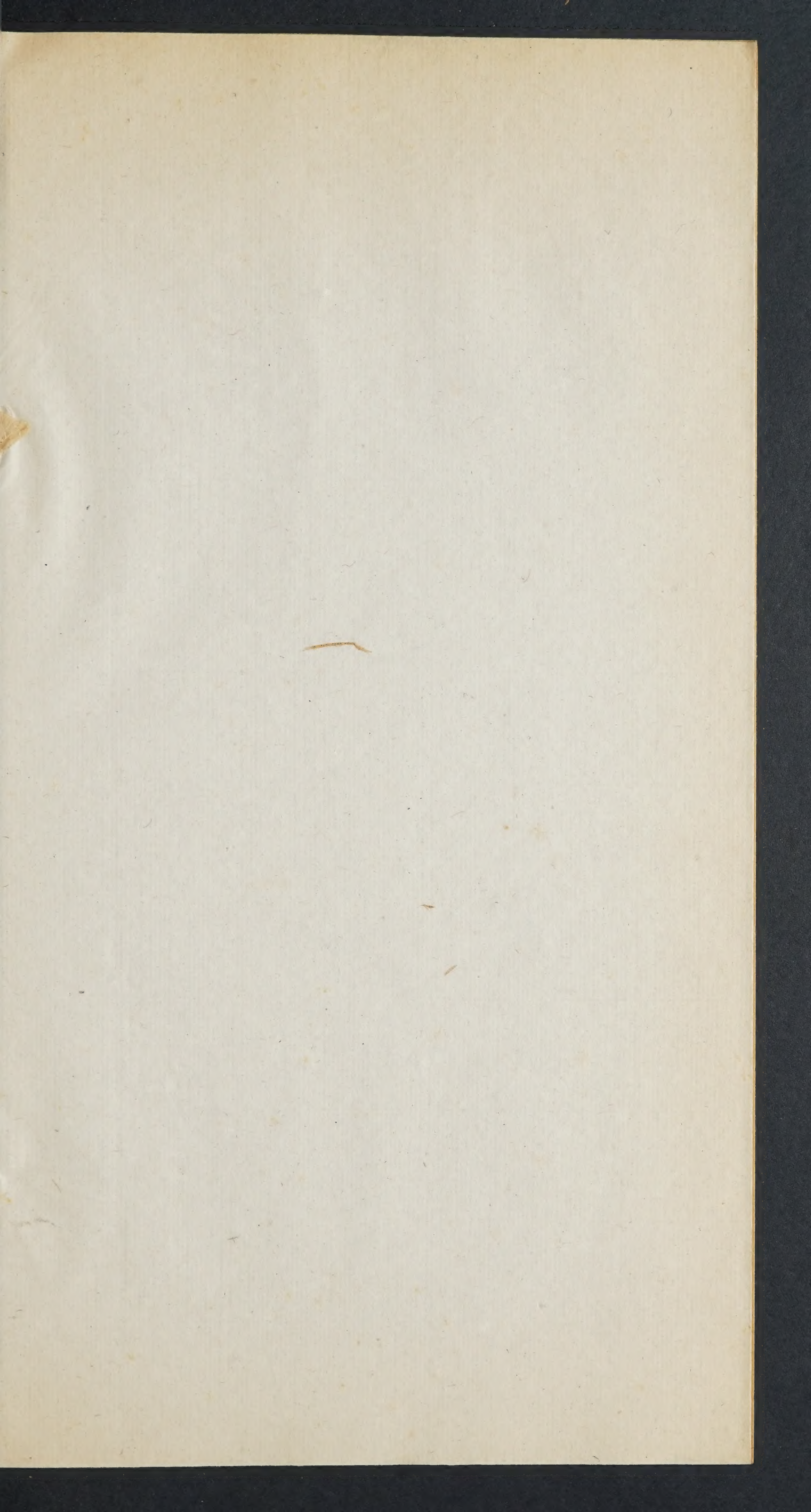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姿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容止劉本作卿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强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楷病困。詔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儁）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祚

劉會孟曰兒婦之好

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劉會孟曰婦人語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詡字季胤琅邪人王氏譜曰詡夷甫弟也仕至修武令。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按此則今州所刪

劉會孟曰謂候見者多徒欲看耳

劉會孟曰太白今用其語似切似偸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頽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玠別傳曰玠在群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齠齔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嶔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歷黝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訥始過江仕

劉會孟曰所許猶言一切也

按此則今州所謂

至新淦令。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于石頭，逼遷天子。峻以倉屋為宮，使人守衛。靈鬼志謠徵曰：明帝末有謠歌：側側力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

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也。中興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卞壺不許，溫嶠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

王[illegible]戴[illegible]曰陶[illegible]云[illegible]雄[illegible]兄弟[illegible]是英雄

劉會孟曰觀此語元規魏嵬可想

王敬美曰王意重處

下制曰內不[illegible]故峻得作亂[illegible]兵者誅[illegible]亦由也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

荊採此註入賞

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一小頹。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為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玠

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

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爲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劉會孟曰英物頭評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王劭也。已見。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儀操也。

[illegible]

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語林曰。王仲祖

凌初成曰便似評其書法

凌初成曰屬者識與大奇大奇

劉會孟曰俗語

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疏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腳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晉陽秋曰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挈腳枕琵琶有天際想

王長史為中書[illegible]

劉會孟曰。寫出宜爾。

按劉本尚書下有一省字。無著公服三字。

王敬美曰。此東亭媚語。安石恐未肯便沒。

按劉本作自是神君。無浩若二字。不然作不如。自沒作自是。

劉會孟曰。異神君語映。

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浩若神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止端詳 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劉會孟曰意態略似但不成語

投住劉本作往

王敬美曰庾亮氣度是表劉本無匿字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睞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長仁已見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爲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名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跡一作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義興有

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噉人乃自吳尋二郡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即處也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糺氐人齊萬年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

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頴。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盖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羨第十六

劉會孟曰云新[illegible]要
[illegible]相似
[illegible]目金谷序[illegible]
[illegible]之所在地
劉會孟曰欲出不亦
何等語
按金谷[illegible]說[illegible]
[illegible]有之[illegible]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帬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

之以為得[illegible]未見[illegible]不可曉

按此劉兗州所刪
王敬美曰無謂
凌初成曰助桓之本色

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啟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郗嘉賓得人以己比苻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馥中護軍。昶矜嚴有志局。少為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動。遷丹陽尹。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嘗見王恭。

王敬美曰世說惟傷逝最妙無一語不解損神

劉會孟曰不應送客盡作驢鳴

代耕論曰驢鳴亦何出雖人子以是悅親友以是悅朋君以是悅臣是不可曉

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眞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爲漢三公。粲至長安。見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荆州依劉表。以粲貌寑通脫。不甚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旣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爲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沖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

一說莫言支公乃爾
云若彈柄存

慟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霣喪。風味轉墜。支遁傳曰。法虔道林同學也。儁朗有禮義。遁甚重之。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斲之。堊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輟絃於鍾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景之間。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者。無足為之鼓琴也。推己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郤後一年。支遂殞

按此則合州所屬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先愔卒。超所交友皆一時俊乂，及死之日，貴賤爲誄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黨戴桓氏，爲其謀主。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小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傷愍爲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愔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言，則與桓溫往反密計。愔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爲荒楚，丘隴化爲

[illegible]真苑只謝公婁正
虎安為婦劉氏兄弟
對謝頭來久之乃出
所在婦真許之謝公
色然遂是月晚

一本註曰刁乃謝公
部下吏

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
淸觸物悽懷其爲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淸淳簡貴爲中書郎少亡 綏已見

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 中興書曰珣兄弟皆謝氏婿以猜嫌離婚太傅旣與珣絶婚又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 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 法護珣小字。 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 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爲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劉會孟曰亦是何物語可用言詩

按異苑曰王徽之子猷為兗州刺史在道有客命家法多言來竟而欠下齒之取自劉終不食投地大怒頭視齒次已遂碎之頭去乃大驚愕尺見目其首在空中棲演在沒在州便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纊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歎。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懷靜默。無競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譜曰。孚即欣從祖。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耳。

孫此則令刑所御

桓玄當篡位。語卞鞠云。卞範已見。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索氏譜曰。元字天保。燉煌人。父綸。散騎常

傳元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為神明降。求護元相聞許為治護。元性剛直。以為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市女臨死日。卻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

而恩恩作此誣突詎允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能）聞數百步。（嘗於）蘇門山中。忽有真人。（遇孫登）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鄰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与）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敘有為之教（及）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登者不應）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

案籍傳改

接住前以此入規箴

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
半嶺許聞上𠴢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
看迺向人嘯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
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
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之道論五帝三王之
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眄之籍乃嘐然長嘯韻響
寥亮蘇門先生乃逌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
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
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
見兮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
仰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
先生論所言皆胸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己
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

鸞鳳之音響乎巖 而退 之 登

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投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薾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慙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郎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貳。故登或默也。

按此則交州所制

劉會孟曰如云借看

十二八九所語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康別傳曰。山巨源爲吏部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答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爲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文字志曰。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泰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廞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體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廞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廞嘗爲二府辟。故號李公府

劉會孟曰古無此語

也式字景則歆長兄也思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灊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爲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 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山志存肥遁 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 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 楊子曰蜀莊沈冥李軌注曰沈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

劉會孟曰陽得人散禮似死人可怪羞可賤

若不由[illegible]口允着氣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常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孔愉別傳曰永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求聞達。中宗命為參軍。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驎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符堅臨江。荊州刺史桓沖。將盡訏謨之益。徵為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驎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翛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

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為鄉閭所安。鄧粲晉紀曰：驎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桓沖嘗至其家，驎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父命驎之，然後乃還，拂短褐與沖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為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為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驎之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驎之身往候之，值其命終，躬為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

王敬美曰按此等似
采買錢書用劉昺舊
中語勝謝之無能為
先答說知而謝虔
公不能自矜後先也

劉會孟曰賢少孤名甚
會稽萬年何辜
武昌僕射何死

廉潔儉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蹋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起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于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袁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蓽之下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僧淵已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逵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徵不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譜曰。逵字安丘。譙國人。祖碩。父綏。有名位。逯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後此段今弇州所刪

劉會孟曰小說有體

後此則今弇州所刪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葦。或以茅。此言許詢尚致堯帝之讓。筐篚之遺。豈非輕邪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郗為傅約亦辦百萬資。傅

隱事差互。故不果遺。約葰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王敬美曰此語故未易當

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尚書郗恢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古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遊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賢媛第十九

按此則金州所删

陳嬰者東陽人少脩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爲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

王敬美曰胡族妻後母耳漢書匈奴傳詳言之若故非昭君所甘心也

凌初成曰按漢書胡族妻後母呼韓邪死子復株絫復妻昭君復株絫者大閼氏子也昭君爲寧胡閼氏子伊屠知牙師爲右日逐王不聞世違繼立亦不聞吞藥

中改。於是遂行。漢書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明君賜之。單于懽喜。上書願保塞。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于大說。獻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爲漢也。爲胡也。世違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爲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爲邪

劉會孟曰賦銅雀復
出此也
苕溪生曰銅雀臺上
越有衛侯在邪

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

訴之何益故不爲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爲后班婕妤者鴈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爲婕妤帝遊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譖許皇后及婕妤婕妤對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妬婕妤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值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

王敬美曰何必臧否子
凌初成曰便是無非無儀本旨

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惡乎。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韙既沒。文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則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illegible]況不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贊俱發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為友，仕至河內太守。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魏氏春秋曰：範字元則，沛郡人。明仕至大司農，為宣王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

王敬美曰得婦如此故當酬其奇覯

敎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曰。德謂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娩。功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遂相敬重。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

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魏氏春秋曰初允爲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頷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爲忽忽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

王懋美曰惜不載其書

王敬美曰高識至此奇與司馬宣王對

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爲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胷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泰始中爲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

王敬美曰宋駁太迂且忽下臣字註是孝標註

王敬美曰讀云至王言妻王經母未嘗不流涕也

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爲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爲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淩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嘏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淩誅。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

都無儀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于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于我。故誅之。按傳暢于寶所[illegible]則是經實忠貞於孝。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illegible]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illegible]。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

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爲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爲勝晉陽秋曰濤雅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俛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于群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爲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魏司徒昶子仕至司

從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譜曰鍾夫人名琰之太傅繇之孫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字淑文豐坐徙樂浪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賈氏譜曰[illegible]

名玉璜。即廣宣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放還。齊獻王妃欲令充遣郭氏，女納其母。充不聽，為李氏築宅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

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李氏有淑性令才也。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無離絕之理，乃下詔敕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柳亦敕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曰：刊定律令，為

王敬美曰駁是

按此則余殆所刪

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槐婉乃知。充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祖不詔，不遣李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置左右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二家之說並不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還，謬矣。且郭槐彊很，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合，亦才明，即齊王妃。婦人集曰：李氏令樂淑，遺二女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賈趙王所誅。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仕至洛陽太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王昶。魏氏志曰。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孫。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亦有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于世。鍾郝為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

參鍾氏傳改

劉本註○承爲東海守渾封京陵侯
按諸本俱於家內下句劉本獨於則字下句蓋內則內範是王家所部女書也故須溪云然然無據未知孰是
劉會孟曰減語大妻害事

內則。敬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云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重字玄胄。江夏人。魏秦州刺史康。中夏名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趙王倫封琅邪。秀給爲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爲趙人。用爲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爲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爲齊王所誅。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按諸書皆云。重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illegible]……曰。[illegible]甚乖謬。且倫秀兇悖。動一[illegible]

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爲逼令自裁此女甚高明垂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値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有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譔吳自御史中丞出爲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

劉本註○方幅猶言幅員也即天下

劉會孟曰方幅者四面方有得祿也

丑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接下頁

[illegible]曰不堪再遇故名

劉會孟曰當時貴可致此髮不可為也

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李氏傳曰得為方雅之族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逵未詳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髲髲一作髢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

案湛氏傳增改

王敬夫曰注頗繁下有刪節

不生此子。

「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乃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

竟以功名顯。

晉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己。侃少為尋陽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臥薦，剉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晫亦簡之。後晫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劉會孟曰見陶母

劉會孟曰此後者太 又曰何其穎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 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沖天而去 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鮓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 續晉陽秋曰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 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

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

妒記曰溫平蜀以李勢女爲妾郡主兇妒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刀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梳頭姿貌端麗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

希已見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曰友字惠彥司空冰第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

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

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宣娶宣武弟桓豁之女字女幼

徒跣求進閽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

[illegible]曰[illegible]門人前行[illegible]具無念然子亦[illegible]小字不以爲怪爰物戒曰胡母父[illegible]攜攜

王敬夫門此道節何足稱焉

劉會孟曰直語吳語何以答他

賊不宜武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王臺一門。中興書曰。桓溫殺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溫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沖娶琅邪王恬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愔已見郗曇別傳曰曇字重熙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王家見二謝

[illegible]亦作[illegible]

[illegible]以此入公

[illegible]先[illegible]此

[illegible]道未可[illegible]

[illegible]謂爲是

[illegible]胡遏韶

[illegible]末數是末

[illegible]三則皆

[illegible]大事

[illegible]中

傾筐倒庋。二謝，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第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謂韶，胡謂朗，遏謂玄。末謂韶。朗[illegible]一作胡謂朗淵謂玄，末謂韶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鞠，卞範之，母之外孫也。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婦人分量

註○道韞。王凝之妻。玄妹。適顧氏。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之姊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閔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也

謝遏玄字絕重其姊。道韞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卿問眼耳未覺惡不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孫嵇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出太常卿繪之仕至衡陽太守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衆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守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

之等十餘人爲劉殺軍人鄧珍斬之。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爲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公曾）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仲容）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爲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

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服阮神識。晉後

晷曰。鐘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鐘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響闇合。又若俱成。音諸公賛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譏勗所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爲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于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豫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

楊用修曰王劭奏云火變云古者師曠食云是勞薪所炊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傳以爲荀勗事

計作　比又作而劉會孟曰新字經語意亦具然據此則今州所刪

於古四分有餘而蔞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于本銘遂以爲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墮馬折臂位果至公

幽明錄曰羊祜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即亡羊時爲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以上障泥相物

劉伶孟門致前無遺
寂寥來亙

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

謂杜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王武子善解馬性所乘一馬著連前障泥前有水終日云

左傳癖云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

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

言。陳氏譜曰述字嗣祖潁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

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

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耶。答

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烏子相冢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

若然則幷州所部

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
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王隱晉書曰璞
消災轉福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
木。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
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
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
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脈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

劉會孟曰：如此則予辭可

[illegible]法初成[illegible]診得[illegible]奇如[illegible]妙

劉會孟曰：診之妙造

[illegible]

太過所致耳。合一剗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針之。須臾兒下。羊膋裹而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為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巧藝第二十一

彈棊始自魏宮內用粧奩戲。傅玄彈棊賦敘曰漢成帝好蹴鞠劉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今觀其道蹴鞠道也按玄此言則彈棊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棊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箸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典論帝自敘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爲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棊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

按藝經曰彈棊二人[illegible]先列棊相當[illegible]呼下擊之彈棊經後序曰[illegible]戲也[illegible]造[illegible]家所爲[illegible]引之法耳 王敬美曰如此駁皆極精 按西京雜記曰漢武好蹴鞠[illegible]彈棊者[illegible] [illegible] 按[illegible]一道入行[illegible]子謂之[illegible]爲[illegible]規曰[illegible]者今[illegible]之格[illegible]五子相格之義以[illegible]之耳格五之說見此

凌初成白首不學書
吾昔必遭此

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穨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文章敘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恆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值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勗以寶劍位妻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勗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按此則弇州所删

按此則弇州所删

羊長和博學工書。文字志曰忱性能草書亦善行隷有稱於一時能騎射善圍棊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逵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逵異之以兄女妻焉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之尤好丹青妙絕於時曾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廚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王元美曰雅語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韭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詬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讓我乎負石自沉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愷之歷畫古賢皆為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為手談博物志曰堯作

按此則合弇州所刪之意蓋目正似詔道人

圍棊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棊爲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特妙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爲眼爾。仲堪眇目故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按目送歸鴻手揮五
絃乃嵇叔夜送秀才
入軍詩中語

按此與弇州所刪
王敬美曰茲名二字
可傳異故
按補中刪此令人不
見袁伏之袁後須溪
之批竟似無謂

按此則弇州所刪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元帝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莅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鬚，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為

凌初成曰。得劉尹如此。甚難甚難。

王敬美曰。何器小乃爾。[illegible]所以[illegible]爲伍也。

之語曰。顧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續晉陽秋曰。超有才能。琦有器望。並爲溫所暱。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眞長九日十一詣之。曰。卿尚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兒滔子也。丘淵之文章錄曰。系字敬孫。任至光祿大夫。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何如。

按此則弇州所刪

按此首載竹林見爲任誕之始不宜刪去

卞範之爲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回坐傾睞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丘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祖碩。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

按此則弇州所刪

謂竹林七賢。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内。至于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晉諸公贊曰。何曾字潁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廷憚之。仕晉至太宰。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干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覈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被髮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為之也。魏

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滅性然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毛公注曰病酒曰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復見竹林七賢論

按此則弇州所刪

陂東平太守弇州採作正文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昶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昶爲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爲步兵校尉。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聞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爲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竝醉而死。此好事者爲之

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褌衣。諸君何爲入我褌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爲宅舍。以屋宇爲褌衣。諸君自不當入我褌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

[illegible]此是孝所謂[illegible]
[illegible]殺矣[illegible]人情

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棊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咸也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

毒哉夫君豈可以騎宗爲俱中範言何可以出一

義其與命升州所刪

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竪長竿。挂犢鼻褌也。

阮步兵籍也喪母。裴令公楷也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唁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爲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常桮斟

王敬美曰無人道矣

劉辰曰作達何妨渾也

敬美曰而曰不成話

按此則今刊所刪

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巳之所以爲達也。後咸兒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它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家傳曰。頠取戎

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箸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攞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裒。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

綜之。與賈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由遂薄焉。

劉道眞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眞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眞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眞。道眞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劉寶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修性簡任。

酩酊

[illegible]曰季鷹此意[illegible]破世間喚名[illegible]渠亦那能盡忘本謂忘名乃今此言千載

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艼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籬。舉手問葛彊。何如幷州兒。高陽池在襄陽。彊是其愛將。幷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桮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李切成曰持蟹螯猶不如讀離騷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桮。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爲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閒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爲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甕側取醉而去。溫嶠素知愛卓。請爲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爲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淸。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

王[illegible]云白未聞嵇阮作賊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逖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爲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

王敬美曰。[illegible]去慾周顗[illegible]何乃以色爲譏

劉會孟曰。太眞賭身如倡

了麴糵事。犢巳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爲新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溫太眞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蒱。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中興書曰。嶠有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溫公喜慢語。卞令禮法自居。卞壼別傳曰。壼正色立朝。百寮嚴憚。貴遊子

莫不祗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

太真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衛君長為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溫許亦爾衛永已見

李堅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

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蘧篨覆之時
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
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
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
不復疑自送過淛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代冰冰棄郡奔會稽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
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
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
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

王敬美曰大士類

凌初成曰舞名亦備一種故事

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鎮東司馬羨仕至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爲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贊中興旌命所加必延俊乂辟濛爲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爲洛市肆工鴝鵒舞甚佳。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戎性通任尚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伊已見。謝鎮西往尚

[illegible]初成日猶多重要

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謝裒尚書尚叔也已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仁祖正當不爲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焉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倜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

宣武欲求救於䖍，䖍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慊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䖍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呌，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郭子曰：桓公樗蒱，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䖍。䖍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袁形勢呼袒，擲必盧雉。二人齊呌，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焉。

後令荊以此入金谷少初成日二人已是鄉人意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及求鄞縣。遺心細務。縱意遊肆。名阜勝川。靡不歷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眈大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荊。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

按此則兪州所刪劉本註〇毾㲪毾鷂按通俗文曰氍毹細者謂之毾㲪施大牀

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驎之字遺民已見〉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美鬚髯風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為蕃伯之望自太子左衛率遷為雍州刺史〉雍州在內見有毹

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而上牀也毾㲪亦作毾㲪音塔登牀也按南史云中天竺國出毾㲪

王敬美曰此見郗雅量乃可耳

按此則介州所刪

按此則介州所刪

記功字[illegible]初屬[illegible]句

㲪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恢小字。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大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郗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怍容。爲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

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為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

世說新語

劉會孟曰烏樏不知何物當是棵語
袁彥伯曰乞桐直齋人之傷然對桓語自別

桓伊叔夏

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烏樏。晉陽秋曰：友字[illegible]，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壚肆，不以為羞。桓溫常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illegible]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illegible]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出。[illegible]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說蔑於益州。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

安

按此與并州所謝

劉會孟曰何足寫為異

劉本註○言松柏可為棺具

凌初成曰當因塚墓必栽松柏故云

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嶷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為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今云挽歌未詳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裴啓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鴝鵒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車騎王洽別見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

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驎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驎、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爲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舂不相引。挽人銜枚。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爲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

[illegible]

又曰蒿里誰家地聚歛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illegible]州以此入樓遠 [illegible] 相歛

王徽之[illegible]曰大是佳境 凌初成曰讀此每令人飄飄欲飛 按白雪停陰岡文選作白雲

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忽憶戴安逵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

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劉會孟曰與伯遠同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王薈。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續晉陽秋曰。左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迕。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因以爲諫也。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

郎便回。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迹。故抑玄爲素官。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爲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發。未嘗不至嗚咽。王歎曰。靈寶故自達。靈寶。玄小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自爲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爲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減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彥以大飲爲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爲情死。王氏譜曰。廞字伯輿。琅邪人。父薈衛將軍。廞歷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公將唱義。使喻三吳

歆居喪。板以爲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歆反喪服。歆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歆。歆敗。不知所在。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爲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唯王祥長揖不拜。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桮。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

有問之者。阮荅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輙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濬沖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濬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栄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輙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不嘗一桮。三人各自得也。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儁之士。

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噉。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爲大將軍兄弟所暱。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晉陽秋曰。安字中悌。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干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安

凌初成曰。本無譏誚。適動後人談資

劉會孟曰。北人凌傲有此。然二陸自佳。不聞說劉道眞者

後來。値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爲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干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忻。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愼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眞是其一。陸旣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

劉會孟曰此鵲子何足以辱

王敬美曰此何可取

往。

王平子出爲荊州 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爲荊州刺史。從弟敦爲荊州。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亂。故以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子也 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閡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 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 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令卞望

後近則舍州所擲

劉會孟曰謝奕如不受寫取予猶以勝慕

之。便欲矜容時歎皆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為晉陵太守。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子，謝據小字。奕，據兄。其妻王氏已見。每曰：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

弦此則弇州所删

弦此則弇州所删

王敬美曰子猷散誕任風流多為後世口實語亦自奇

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壻。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荃。嘗著白綸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述別傳曰述少貞獨退靜。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徽之為參軍。蓬首

劉會孟曰亦以小說書袋子

散帶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論語曰。廄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劉會孟曰故作爾三字做得情態何必爾 按尊本何爾或作戲 故劉云然也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恬時爲吳郡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爲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

大曰此語猶今他不作准你

[illegible]其得緊態

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

劉本註。[illegible]指安時未出仕

按此則弇州所删

王敬美曰。慢意可掬

凌濛初曰。應未見逞桓溫謂耳

劉會孟曰。觸極世情。[illegible]兒輩是別本作鼠輩耳

[illegible]曰。鼠劉本作兒

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而得免。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旣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愔子超有盛名。且獲寵於桓溫。故爲超敬愔。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埽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

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世懋曰恪發端殊未見致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　峻　注
明　淩濛初　訂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瑾已見。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為孫峻所害。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正有本義。任

按此則弇州所刪

王敬美曰今人呼鍾元常名繇作旦音觀此定當稱遙

皐繇許○司馬昭是魏之臣子而紀述者豈以帝旦之諱爲失矣此兩即嘲語耳詞不足錄

吳爲補 吳將軍別駕嘆咯。咄咄郎君。咯因嘲之曰。豫州亂
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咯曰。昔
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
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
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
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
皐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
時之懿士。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此酬之

言以此酬之

鍾毓為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共嘲毓。景王曰。皐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王敬美曰。誤語乃得佳。遂爲口實。此二字謔言回出也。按弇州以此入言語部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爲晉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逸士傳曰。許由爲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冷水洗耳拭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未詳。子會且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

溫顒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衛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士晉至尚書

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惠帝時爲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上卿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位至侍中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爲衛尉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褒司空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尫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文士傳曰華爲人少威儀多姿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辯麗英博而有此稱未詳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張敏集載

劉本註○文選奇

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時好瞻。有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湛潤甫河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售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爲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典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爲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齒。眸子摛光。鬢藍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悚跽。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敛以當笄。恰以代幗。旨味弗嘗。食粟茹菜。隈摧園間。糞壤汙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己之累也。子遇我如讎。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人寶也

則當如皐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爵
子欲爲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
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爲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
陸生鄧公轉禍爲福令辭從容。子欲爲進趣也。則
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
事。子欲爲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
逸。鄺然離欲。志陵雲日。子欲爲隱遁也。則當如榮
期之帶索。漁父之滄浪。棲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
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
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覩子之志
退不爲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訛日勞形。習
爲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
對曰凡所教敕。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閑禮義
設以天幸。爲子所寄。今欲使吾爲忠也。卽當如伍
胥屈平。欲使吾爲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
爲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
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
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

按此則弇州所刪
王敬美曰此豈婦人所宜言學不啓疑恐賢媛不宜有此
○劉本評不啻言不佀如此

以後游而以蟻蝨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虀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竝登天府夫亟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為權圖譬猶鼈池抱甕鞱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饑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剪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王氏譜曰倫字太沖司空昶矣中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

遠貴老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為老子解。略問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為之流涕。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騤騤。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潁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未得。歷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陸玩已見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群臣。殷洪喬謝曰：殷羨已見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恢名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

王敬美曰真長蓋不喜丞相

按字書渹虛觥切水聲韻書呼宏切水石聲又大也

劉會孟曰伯仁空洞見嘲

元美曰二說皆有伯仁趣

局曰何乃渹。吳人以冷為渹。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盌謂伯仁曰此盌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之無能。答曰此盌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顗好媟瀆故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濁。

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踈親也。

按此則今州所謂不敎美曰此定說作畫麥或是道眞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牸。有盤辟之好。以戲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一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干寶向劉真長晉中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

王敬美曰意似譏其大真率

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敘其搜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妒。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許璪已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衣。易己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湯和成曰排調可取思曠亦陋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勇邁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思曠。裕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眾入沔。將謀伐

[illegible]孟曰此賊終偉

王敬美曰此各不妨兩出

狄。旣至襄陽。狄尚彊。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羨。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

高嵩字茂琰小字阿酃

日似醉不醉

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爲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獲麟爲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窨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

[illegible]

人[illegible]

劉會孟曰此捉鼻似
見

劉會孟曰不深不淺
的

爲優劣始末正
當動靜之異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 逸沙門傳曰道得深公之言慙恧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

按博物志曰遠志苗曰小草根曰棘志故以此次爲嘲風

曰。公何處不如。答曰。東亭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汲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名棘

王敬美曰機鋒偶觸故不可忍然發人成終身大隙

王敬美曰更佳在諸語不如矣

宛其葉名小草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并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踰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范汪別傳曰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爲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劉辰翁云：此所謂[illegible]

[illegible]山澤夫之言[illegible]

劉公主曰：何物語耶？

袁羊嘗詣劉惔，惔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劉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惔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㯓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殷融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少同閹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爲海西

楚此則全稱所謂

公。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郗曇王修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迎勞楚王。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也。不知桓公德衰。爲復後生可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苞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意

王敬美曰觀此聖道不為風流所與之

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為讎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荊蠻荊之蠻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沖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至丹陽君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

是神相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倉。郗融小字也。郗氏譜曰。融。字景山。愔第二子。辟琅

按此則弇州所刪

劉會孟曰二語易位乃可

邪王文學。不孱而盈終。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有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髠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群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出離騷。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

劉會孟曰羊公鶴可稱甚多

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王坦之、范啓已見。說是孫綽習鑿齒語。

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孫盛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

按此則弇州所刪

按此則弇州所刪

按此則弇州所刪

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人卿。顗仕至山陰令。漢書曰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曰顗字長齊會稽處曰文說大鴻臚入咸陽召諸父老老約法三章曰殺

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

道。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為遐邇所譏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郗未答。韓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智幾矣。

按此則今州所刪

劉會孟曰韓語別似可味此義用不得

貴其盛也。故書之末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蘊謝玄已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按此則弇州所刪

謝遏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

外。方躡屐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母不與言。妻不爲下機。嫂不爲炊。後爲從長。行過洛陽。車騎輜重甚衆。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笑謂其嫂曰。何先倨而後恭。嫂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而況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仲堪 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祗隆安記曰。破冢。洲名。在華容縣。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眞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符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

堅爲慕容沖所圍。降謝玄。用爲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出。又[illegible]識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惟鹽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如其言。又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眾讒而殺之。

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羲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朗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爲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劉會孟曰謀壻至矣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敘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閔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壻。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爲晉陵公主訪壻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眞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王曰

袁彥成曰如冬刀不
荊手别

卿莫近禁臠。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

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周殊無忤色。相語庾伯鸞。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劉本訣○謂周不辭受不知劉說為譏已劉命曼曰鄙汙凌初成曰劉亦何至遽宜停

[illegible]並王弇州所刪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爲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禎之小字也。老子明道。禎之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侍中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崖。桓修小字。續晉陽秋曰。修少爲玄所侮。於言端常嗤鄙之。玄與殷仲文書。以爲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愼貢其楛矢。如其

劉會孟云汝爾可之辭

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尺有咫問於仲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櫝如初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叔王澄也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不爾樂

[illegible]之[illegible]真[illegible]此言得其[illegible]

王[illegible]任偶[illegible]語亦[illegible]定謂[illegible]

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臼頭深目。長壯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采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汙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囂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載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丹為土地之上。而於申上冶。火燄照天。此為金火相爍。水火相炒以熬

劉會孟曰人之輕詆更累其父

王敬美曰此非詿不得不之

相宅。導呼為治□。卒遂使啓鎮東徙。今東治是也。丹陽記曰。丹陽□治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冶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鳩不容近。立以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冶爾。治城疑是今秣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城。秣陵不應獨無。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王丞相已見元規復何所難。

王丞相與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晉諸公贊曰。充字子尼。陳留雍丘人。充別傳曰。充祖睦。蔡邕孫也。充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媟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儁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常

過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稱如此是時陳留爲大郡多人士琅邪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曰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尭歷成都王東曹掾故邪東

曹妒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靑疏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遥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敍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

按此則蘇州所刪

王敬美曰此對不近
輕試大都是縣令流
充意不足重出

渡初成日於此知金
昌

亂
稱猶耳　言其眞如

集本[illegible]謂天下有蔡充
兒[illegible]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錄歌金昌亭詩敘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傍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遁旅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illegible]。以失其字義耳。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著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㹠虎犢。

劉會孟曰。邦國之嘆何必平生

袁了成曰。孫乃傷真長。真長當屍祝

劉會孟曰。又有謂真長如此者。為人自難

還其所如。虎㹠。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虎犢。彪之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之第三弟。年三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真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毛公注曰。殄。盡。瘁。病也。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長

王敬美曰此語亦有情

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之驅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爲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爲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懍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鎮南

劉會孟曰却又效之袁伏之表

淩初成曰不異是以大牛耶

按此則弇州所刪

將軍荆州刺史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爲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爲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䚥奴角反中。爲人作議論。高

劉會孟曰眞長對曰親語亦大是有情謂偏處言輕不足爲高重耳王孝穀認別本優殆賢妻意而不遂極可觀

按劉本作實亦無不與者

按此則合并川所刪

劉會孟曰謂眞長酷

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眞長學此言者。眞長曰。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爲柔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壻泰山胡毋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爲冠軍參軍。僶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劉尹。江虨。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虨以手歘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爲我龍攄。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朮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爲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爲我龍攄。時人多以爲能。王藍田語人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爲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

王敦每目此却輪亦長上有意于是謝今亨福處

劉公直孟曰是與公畢不當是時長所許也

劉會孟曰似謂玄度無忠國事且舉君親謂忠孝兩難也

按此則弇州所刪

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爲豺狼之場矣。裨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孫夫人劉惔之妹。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爲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邴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誚許意。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軍推

王敬美曰此台罪敬謂之詐以為王嘉萬薰矣獨不思題是輕詆耶

劉會孟曰三祖上三代保守此笛虺毛弔考非地名即不祥短命

凌初成曰林公禪伯不怕口業

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言禹湯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興今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睹睞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賦敘曰余同察柏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壽一作臺樂器虺瓦一作柜凡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著膩顏帢𦃇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中郎坦之帢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著膩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

劉會孟曰與公到處爲死人所鑽　王敬美曰與公一生受此苦至死猶[illegible]

按此支一段弇州[illegible]入賞[illegible]新[illegible]氏[illegible]復[illegible]

[illegible]本[illegible]賞譽自是

爲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爲復飲酒。庾龢裴啓已見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皐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儁逸。支遁傳曰道每標舉會宗

劉會孟曰謝語託致敗

而不留心象紛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儁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儋纆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牡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牡牝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觀馬者天機也得其精亡其麤在其內亡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既而馬果千里足

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

凌濛初曰是塵垢粃糠學佛

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為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龢。次女僧韶，適殷歆。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顗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龢。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

按此則弇州所刪

鄙吝盡目甚惡之之詞

安謝琰望蔡侯非小字也

猷直孰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慙而退 續晉陽秋曰宏苻堅太子也堅爲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爲將玄敗宏湘中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爲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 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 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琅邪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 望蔡謝琰小字也

袁初成曰烝食哀家梨者世上多是矣

劉會孟曰一語說得甚近人意

劉會孟曰舍字出此

又按袁初成曰劫之欲何爲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烝食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别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靑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劉會孟曰梅林解渴亦妙將想有功

按劉本軍上有三字

劉會孟曰之字中着[illegible]

[illegible]

矣尚何冀士不在篋

何餘弃中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後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

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凌初成曰所爲不良然亦頗兢作此多技

凌初成曰英雄相忌不必有謀

劉會孟曰自非露臥劍至自上又不知遷以避之小說多巧

按巴賨馬註不解杜光庭錄異記云巴呼賊爲賨然則者四[illegible]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愼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 按袁曹後由鼎峙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隙有何意故而剚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賨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愒之

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illegible]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

按孰熟通熟不作孰

按此則參州所斷

將。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人也。姦惡好利。為敦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謝峻。陽秋曰。是時成帝在繈褓。太后臨朝。中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繩

[illegible]敬美曰庾會從死[illegible]不得云詣

劉會孟曰陶番自知

[illegible]而峻擁兵近甸。為逋逃藪。亮圖召峻。王導

下[illegible]不欲。亮曰。蘇峻狼戾。終為禍亂。是錯所謂削亦反

不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

誘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

參軍王衍期推征西陶侃為盟主。俱赴京師。時亮

敗績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

給之。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

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必無它。我為卿保之。庾從

溫言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

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

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

[illegible]

劉辰翁曰初婚女子不相報至之矣

王世懋曰觀此可知得人處詐

慧。姑以屬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暅女，中取琅邪王詡女，[illegible]取[illegible]謬。谷口二劉[illegible]標之注，[illegible]未為得。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為劉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

[illegible]

[illegible]

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業。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帥庾亮子。會妻。恢既許江思玄婚，江虨已見上。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虨暝入宿，恆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虨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

王敬美曰此段不必有頭巾氣
劉本註。二人元知舊義之非故共謀過江不用而義愍度後遂仍用舊義爲人講以得食故譏之後段言劉註似不合
王敬美曰因悟吾人清談堅義亦是救饑
劉會孟曰以無救饑

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葛令之淸英。江君之茂識。必不背聖人之正典

習鑿齒之譏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爲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鑒淸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嶧陽。浮磬泗濱。後有傖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治此計權救饑爾

淩初成門女頑既無人知何爲定詐與阿智那得遂無嫁娶理

無爲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阿智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恆

黃曾孟曰貞有如此強口者世說雖鄙然猶稱倘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曾守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初桓溫請范汪爲就還都因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爲徐州在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爲庶人汪

按此則弇州所刪

劉會孟曰為大人故難

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溫愈怒之。竟不脩意。

謝遏(羯)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因)譎(戲)與賭得(取)即燒(焚)之。遏。謝玄(玄)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厷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厷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厷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厷已見

劉會孟曰：此怒亦何少。

淩初成曰：桓公猶有此，大不似阿黑忍縱不家伎。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猨子者。荊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絶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猨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猨鳴三聲淚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絶。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苻健死，浩爲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山桑，燒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

按此則弇州所刪。

王敬美曰。譏評可耳。何至免官

劉會孟曰。二怒皆可觀

淒惋成日奇恨

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爲民。浩馳還謝罪。旣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儋梯將去。

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蓋皆實也。

劉會孟曰真

按此則弇州所刪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爲桓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擊蛟之役。溫既懷恥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度。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雖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買甑。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甑既已破，視之何益。林宗貴其介決，因以決其德。甚謂必爲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爲美賢。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

劉會孟曰桓終可告語者豈皆不忤而已

淩初成曰不得不流汗

恐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乃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

與衆在廳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亦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宜令引為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怏怏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嘆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

和長輿性至儉嗇。家有好李。諸弟往園中採食。皆計核責錢。

按此則券州所謂

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至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爲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爲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

王敬美曰淩默若道何至作此王戎請因宅恐不至是

按此則弇州所刪

按此則弇州所刪

淩初成曰單衣猶責何遽數萬

偏天下。翁嫗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值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蘧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南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太山。治金瘡。除

按此則弇州所删

按此則弇州所删

王[illegible]公故可以論[illegible]無[illegible]者

按劉辰翁曰直摘竹頭不[illegible]之心

劉會孟曰小說取笑簡未易息

劉會孟曰吾見嘉賓[illegible]可喜

風。火服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之輕身

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也。王悅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於是大歎。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

按此則今本所删

劉會孟曰决無斬人勸飲血當盈庭矣

王敬美曰無論禮度使恐人觀作事晉那得不亂

袁初成曰直當使竹林中人詣石以傷美

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興書曰。超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

人首領

達而成曰何物婢子乃知人

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隱晉書曰。石崇爲荆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爲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錄。

石崇厠。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厠。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厠。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厠耳。

劉本註。王石下愷石崇

按此則今刻所刪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絝襬以手擎飲食烝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劉一作饌）

王君夫以粭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裹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鴆不得過江爲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爲翊軍時得鴆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鵞喙長尺餘純

按劉孝文曰咄嗟宜作咄唶以司空圖詩爲證不知蘇黃諸詩有三合皆作咄嗟安用作咄嗟猶言呼吸言是晉人一時語

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爲後軍將軍卒。謚曰醜。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蓱齏。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搤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蓱齏是擣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耳。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

劉會孟曰以此爲快是殊無情乎意小要亦君夫殺之

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軿，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自尾骨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甯戚經曰：棰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膁疏肋難齡，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

按此則弇州所刺

按此則弇州所刪

王敬美曰石尚有火浣布光奇世罕不敢言[illegible][illegible]遽惜貨耶

細身欲促形

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衵因直內著曲閣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爲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爲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羨以爲不及也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踈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

按此則食州所謂

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
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
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絶世光彩溢目者六
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蠹其大者輪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為車軸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邙山名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愷不平濟為河南尹未拜行

淩初成曰：季倫卽富，原無村氣。

按此則弇州所刪。

□王□□不時下，逌濟於車前斬之。有司奏免官，諭者以濟為不長者。尋轉太僕，而王愷已見委任，濟遂斥外。

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溝一作埒。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二歲蚤死。原憲已見。而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史記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嘗相魯，家累千金，終于齊。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原憲以甕為戶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馗子。太始

王敬美曰南司一夏不能見此汰侈矣此輩不諳王復相類所之貌喜亂

劉會孟曰頭有父風之同

按此則余所刪

劉會孟曰何足改觀

元年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啖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啖又存所愛王遂殺啖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皆先啖之於此改觀以牛心為貴故羲之先食之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士龍曰欲齧入之度三以刀摘欲齧之忿三以青松笞合觀之章蔡景可種當用食其子性似不可解鼓佩韋有愛偏茲自是正教醒悟存乎其人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為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王胡之、王恬並已見。恬小字螭虎。司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是恬從祖也。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劉會溪云乎此戲后道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蒱。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

劉會孟曰矜咳二字遂不成語殆據有誤

按此則合荊州所刪

劉會孟曰何物俗狀

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淸正有器望歷尚書左僕射恭時爲丹陽尹。大始拜荊州。靈鬼志謠徵曰初桓石民爲荊州鎮上時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少時石民死王忱爲荊州佛大忱小字也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爲飲。大逼強之。轉苦。便各以帬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閒。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劉宥應曰不聞鬪
何如

按新唐書田令孜傳云帝沖騃喜鬪鵝一頭至直五十萬蒸同馬溫公亦載其云鵝非可鬪之物殆為賭鵝鬪鵝雜亦不過出其它已又相較耶如云鵝貴大亦當自能鬪耳王亦不必改耳

按此則全州所刪處初成日何與讒險

悅之字元禮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鬪。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為忿。迺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鄧粲晉紀曰：劉琨嘗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答。後果為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為取死耳。

袁悅之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齎戰國策而已。語人曰：

言天下要惟此書

恭悅之傳刪改

按此則欽州所刪

後書名會稽王道子 簡文帝第七子 所親愛 每勸道子專攬朝權 道子頗納其說

「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

「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

「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大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託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簡文帝子

孝武甚親敬寵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沂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雅之爲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昵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飲時議謂珣恭宜備東宮而雅抄寵者超授太傅尚書左僕射宴雅薦王

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

劉[illegible]之曰術[illegible]是[illegible]人

[illegible]曰小人之能[illegible]有易親[illegible]哉

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要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己有隱，果情好日疏，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

世說新語

王由[illegible]

伏臣所以不哭也

尤悔第三十三

魏武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棊，并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氏春秋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下太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鬚，非計代郡烏丸，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大破之。太祖聞曰：我黃鬚兒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彰問璽綬，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懟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

世此則余所刪

右此亦所刪

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曰。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婚姻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不拜而遂為妾媵者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紕繆。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

凌初成曰猶是鬼子餘恨

劉會孟曰一世將忌外此

按此則弇州所刪

使陸爲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爲鄴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爲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譖機潛有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帢，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干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識者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爲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歎。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

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晉紀曰：琨爲并州牧，糾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喪軍失土，無成功也。敬微按：琨以永嘉元年爲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衆，抗行淵勒，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煙，豈一日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面似羌。按王澄自爲王敦所害，丞相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

劉會孟曰：意氣不足，規模宏遠，其□□念也。

王敬美曰：敬微是何人？大抵有氣者，亂劉琨事則非。

按此則并州所謂

劉會孟曰：導等亦爲此言耶

王敦反劉隗大連，勸帝盡除諸王。

劉會孟曰。不任受德可也。爾時當以取金印語為殺。非不幸也。

楊用修曰。是偕詞於敦而殺顗也。非敦反乃導反也。又曰。此為淵繆迹。臣無疑。

劉會孟曰。非茂弘不辦此言。

王𣱎美曰。止似為丞相解紛。

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己。歎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

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眾。視近日之言。無慚懼之色。若不除之。後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淵顗。初猗為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猗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案顗傳改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

[illegible]有盍

王敦大曰非註殺不知馬頭作何語湊初成已偶同耳巧馬須頭恐亦不似此辭敢奚何見

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迺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明帝聞之。覆面箸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惟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爲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擣蒲臨賞戍。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宮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

按此與介州所訓

劉會孟曰語晦味略不同號不知絕裾之是何

王敬美曰語遠

劉會孟曰初不曰知才品功業所稱一下況未則足以盡此

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害王法所裁懷愴之深言何能盡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溫氏譜曰嶠父襜娶清河崔參女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溫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遭亂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入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亮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

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束帶躡履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後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自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郡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遠遁賓其純。何以鎮其流遁。輒之軌實。僉曰足下。今且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阮氏譜曰。牖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見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慨公智識。必無此弊。幷脫此非

[illegible]亦自思強如此
[illegible]何足道

淩初成月所請既感
結恨無非

王敬美曰詩理高但入情未可必

叚此則弇州所刪

王敬美曰腦子猶好雄讀態然自非常人語劉會孟曰此筆較勝鍾伯大勝末筆

王敬美曰文景司馬師兄弟也

王元美曰至今為書生罵端然自是大奸雄語

諺何其謬哉。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穆禱種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敘，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續晉陽秋曰：桓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嘗臥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袁伯成曰獨此則忽入議論敗意可省

孫莫粗劉泮年純美

按此則弇州所刪

王敬美曰簡文生富貴不知稼穡艱難此條大是良心而註駁之何居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奕日莫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曾子牧羊縱不

王敬美曰二語出諸葛兢
按此則會稽所删
劉會孟曰談者刻薄
豈非更讓荆耶
王敬美曰此當時謡

識稍何所多悔儿言必虛

桓車騎在上明畋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爲此死賢於讓揚之荆 續晉陽秋曰桓沖本以將相異宜未用不同付已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鎮及爲荆州聞苻堅自出淮肥深以根本爲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閒暇因令沖軍還沖大驚日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併力淮淝今大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其左袵矣俄聞大勳克舉慚慨而薨

桓公初報破殷荆州 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巳遣道

劉會孟曰乾飯語者
按此則今弇州所刪

人竺僧儁齋寶物遺相王寵幸媟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曾讀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注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修褘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

劉本註○言幾爲勸學所設而死

王敷美曰彭蜞食之乃不吐此便并買鈔

上本天目彭蜞有毛生人亦食之本草會

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即循子也。不（晧）凶暴驕矜劭上書切諫晧深恨之。親近憚劭見正諸云謗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晧疑劭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遂殺之。司空泝滂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禮記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元皇愧慚三日不出。

蔡司徒謨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尚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凡爲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螖蠌小者勞即彭蜞也

[illegible]

劉會孟曰不飲[illegible]茶也人才分亂比比是矣

似蟹而小。今彭蜞小於蟹，而大於彭蜎，即爾雅所謂螖蠌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搜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

劉本註云此皆笑虛[illegible]

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琨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謝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褒第二子年三十三亡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友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為中今謝兄弟有六而以據為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二時以中為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一本無曰意氣二字要是

劉會孟曰如此謬字務之著也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鬭。殷氏譜曰。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旋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嘗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煗。𩶱魚蝦䱹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廞同廢爲庶人。義旗初。爲會稽內史。

[illegible]功成曰道意色殊[illegible]
劉會孟曰傳聞亦未可信
楊用修曰何操一女下致曹氏父子兄弟之人不平之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開合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閤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娶甄會卒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

按孔融書嘗寄州採入
詳翻

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見后怖以頭伏姑膝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令攬髮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寵魏氏春秋曰五官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

粲別傳曰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喭粲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

[illegible]音周歲也

好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粲以燕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

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粲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粲減於是矣。頗所言有餘而識一

賈公閭。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別傳曰。充父逵。言後必有異。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遙望

至教矣曰此亦非孝
婦語然猶近古

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illegible]
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即賈后母也。性高明，知[illegible]
勒屬之臨亡[illegible]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
充華及賈謐[illegible]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
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按傳咸[illegible]郭氏賢
明婦人也，[illegible]令賈后撫愛愍懷，豈當為其妒自
斃其子[illegible]
同或老[illegible]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illegible]秀字彥
[illegible]有威恩[illegible]欲除之，遣[illegible]將[illegible]江而上
[illegible]以捕鹿三千口供厨，秀[illegible]遂來歸，化世祖
[illegible]之以為驃騎將軍、交州牧。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
乃罵秀為貉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吏部尚書；父鈞，南陽太守。秀大

不平。遂不復入蘭氏大自誨責請救於帝。時大赦
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蘭
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
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
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
音問及期往宿壽蹻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
陽人。曾祖暨魏司
有若斯之…諸書
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

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着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著氣經三月不歇蓋此香也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為不敬

淩初成曰長舌婦耳
然哉令人溺

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仇隟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

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吏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

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攀附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秀。倫秀收崇。及親屬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

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

卿亦復爾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潘曰。俊士塡溝壑。餘波來及人。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璵兄弟少時。爲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阬。阬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劉粲晉紀曰。琨與兄輿俱知名。遊權貴之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丞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爲中宗相州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丞曰：大王雅素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鉛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丞爲軍司馬。丞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丞起義，敦遣從母弟魏乂攻丞。王廙使賊迎之，薨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諡曰愍王。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稚。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丞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爲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丞娶南陽趙氏女。王廙別傳

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王導庾亮遊于石頭會廙至爾日迅風飛帆廙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爲復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爲物所疾而丞南將軍夔

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去已遠

應鎮南作荊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璩曾孫也爲人弘長有淹度飾之以文才司徒何充歎曰所謂入質之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王脩載譙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

王殺夫是

按此則舛訛刪

一本曰右軍蜜

令惡

爲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修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生投中興書曰褚裒爲江州無忌於之餉史奏無忌欲専殺害部以贖論前章既言無忌與告之而此章復云客教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馬承[illegible]遇其悉修齡是弟豈容不知稀盛之言皆實録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爲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隟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

又曰右軍爲郡有不去耶

後初成日果甚否然右軍風流正不須一官

爲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爲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爲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中興書曰。義之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能。述爲會稽。居郡境。王義之後爲郡。小對而已。初不重詣。述深以爲恨。喪除。徵拜揚州。就徵。周行郡境而不詣。義之臨發。一別而去。義之初語其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爲僕射。更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其得失。土若投紛尚義之恥慨。遂稱疾去郡。墓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

